

左氏百川學海

第二十六冊

2

金瓶梅

1

石林詩話卷上

不場

讀書

趙清獻公以清德伏一卅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者自紀其實也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譚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後當國亦屢謹之雖每爲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爲京東轉運使貶衡州監

酒雖坐他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爲戲惡之也
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境內嘗以詩題云微
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輅有餘智滑稽瞽全姓名師
儒空稷下衡蓋盡南荆贅壻不爲辱旅墳知客卿又
有續謝師厚善謔譯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公
蓋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已爲館閣校勘公特
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
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
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厨爲備
公適無命旣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
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

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
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
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
楊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於暮春
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於上元前常
州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至直千錢然不多得非
富人大家預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
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
中生虫故惡之而江西人始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
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公吉州人故所
知者江西事也

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瀾數頃傍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山因以其地瀦水今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曆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旣死其後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爲章僕射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址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併得之旣除地發其下皆歎空大石又得千餘株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土地蓋有所歸也

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

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裏裏垂讀之初不覺
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
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攷之若經櫟括權衡者
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
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
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
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
本並存

蔡天啓云荆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九藥流鶯轉
之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
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以爲得意然
不能舉全篇余嘗

項以語薛肇明肇明後被旨編公集求之

終莫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予嘗戲謂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

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爲
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
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
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爲至
到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
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其地導渙
水渚之畧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
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因起
黃河春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謂鑿開魚
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
亭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雖闊西邊終易

堙塞數十年來公厨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予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水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耳

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潏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爲佳處初爲本州民所有文潞公爲守買得之潞公自許移鎮北門而文元爲代一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潏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閑人遂走使持詩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園今

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爲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得其所爲爲幸歐陽文忠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文忠適來爲守相與歡甚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已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公嘗和公詩有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以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兒亦在模寫中也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王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畫王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且作樂

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爲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之以戲云票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携婉嬋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遂盛傳於天下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爲壽神宗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宗即降步親扶慈聖出輦屢却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仙李奉世時爲侍郎進挽詩有

云珠韞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記此二事
神宗覽之泣下

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
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
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嘗
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官等飛蓬所
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
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羸取閭閻鶴髮
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不合去而
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況其下
者乎元祐初起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

嘗以自期也

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爲集序所謂溫厚靜深如其爲人者也黃魯直常誦其小雨愔愔人不寐卧聽羸馬齧殘蔬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齧枯其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此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憇於逆旅聞傍舍有澎湃鞞鞞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齧齧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適相遇而得之也

元豐間蘇子瞻繫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

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
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句對曰
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
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
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
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
所忌憚有如是也

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
宵此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中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
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意蓋與此同然論
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
自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蜀人石翼黃魯直黔中時從游最久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圍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窻風雨來之句余以爲氣格當勝前聯也

詩下雙字極難湏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好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

袞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
超絕近世王荊公新秋浦淑綿綿靜薄晚園林往往
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皆
可以追配前作也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行婆家初
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開始讀殆未測其意蓋下有娟
娟缺月黃昏後娟娟新居紫翠間繫蕙豈無羅帶水
割愁還有劒鎚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於拙
也然繫蕙羅帶割愁劒鎚之語大是險譚亦何可屢
打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
逆志初不以序事傾蓋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